

行走南国 道不尽的大新胜景

孙星

小时候,在课本里读到《桂林山水》一文,因一句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开始对广西暗生出一种莫名的向往。十多年后,终寻得机会,于金秋十月前往心中千百次念起的山水南国——广西。

熟读《桂林山水》,对广西已有了一层先入为主的认识。然而真正游过广西后,我才知道大自然对这片南垂边土有着太多的垂爱,自然景观瑰丽神奇,民族风情绚丽多彩。行走其间,不禁让人感叹“广西处处是桂林”。

诸多风景于我而言,最值得期待的当属大新的景致了。天才蒙蒙亮,踏上从南宁驶向大新县的旅游大巴。车出南宁后,喀斯特地貌逐渐显现在广西大地上。视野中,山在慢慢变高,变陡峭,渐渐有型,有势了。青色锥形山体分布于道路两侧,一座连着一座,足以让初次见到这种景观的人眼前一亮,心情兴奋。山是陡峭的、连绵的、青绿的,空气也是那样清新,肺像是被清洗了一般,顿感南方山水的迥异。

随着车的行进,山峰更加挺拔,更加绵密。在一险要处,导游告诉我们,途经的山名唤爱国山。循着导游的手势望去,只见两旁的山都朝着一个方向,一边朝着中国,一边朝着越南,是那样的分明。心生感叹:山尚如此,何况人乎?

随行的还有一条美丽的小溪,一路蜿蜒相伴。可以看到中越边境的山脉,离目的地德天景区也就不远了,水势渐强渐劲。驾驶员告诉我们说:“这就是归春河,以河为界,对面是越南。”

已到达国境边界,一边是颇具神秘色彩的异国风光,一边是别具一格的边民小楼,心中不免激动。眼前的归春河,发源于广西靖西县,终年有水,在一个叫岳圩的边境小村流进越南境内。更让人惊奇的是,她像一个眷恋故乡的游子,在异国他乡流浪一阵,兜兜转转又流回中国,始终未曾离开。同行中博学的朋友告诉我,“靖西古称归顺州,这条小河也叫归顺河。新中国成立后,当地一位革命老前辈来到硕龙,感慨地说:就叫归春河吧,取意归国遇春。”历史向前更迭,山有情,水有情,人亦有情。

大约五个小时的光景,车停靠在一幢木质牌楼前,牌楼匾额上书“德天跨国大瀑布”七个大字。一阵欢呼后,匆匆留影便向神往已久的德天瀑布迈进。于边民手中租一只竹筏,便向瀑布抵近。在一片青山绿树的环绕中,一练银瀑凌空而出,激起水花四溅,水雾弥漫四野,虽没有想象的那般壮阔,倒也不失其风雅与魅力。

德天景区有一处不可错失圣地,那便是53号界碑。界碑在德天大瀑布上游600米处,为1896年晚清政府所立。越南自秦到清朝中期一直是中国的属国,晚清政府根据“中法天津条约”所立的53号界碑,石碑南侧,是2001年所立的835号花岗岩界碑。界碑前后是中越自由贸易市场,尤其是在越南一边,在破旧的五颜六色没有秩序的大棚下,到处是熙熙攘攘的购物游客。

游罢德天景区,来到素有小桂林之称的明仕田园。抬头四望,只见明仕河曲折盘旋,两岸或层峦叠翠,或群峰竞秀,或峰林疏落,或平坦开阔,民居水车、小桥流水参差错落地点缀在山下。农民在田园劳作,竹筏在小河穿行,看翠竹绕岸,农舍点缀,独木桥横,稻穗摇曳,风光俊朗清逸,极富南国田园气息。如此景观,加上浓郁的边关风情,让人陶醉。轻轻地抿上一小口苦丁茶,一片芬芳便在唇齿间散逸开来。

直到离开,对大新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:大新的美是宁静的,是多元的。

(作者单位:嘉鱼县协作)

彭文瑾

乡村记忆

一望无际的荒原浅滩上,固守着的几户人家,七零八落地散布着,通往四处蔓延的山野边缘上,有曲曲折折的乡村公路,仿佛好久都不用道路来联络外界。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路,被遍生的野草树木覆盖了,野草仍在蔓延,向着留在村庄里年迈的老人蔓延,直至向着老房子大门上那把生锈的铁锁蔓延……

低矮的院墙上爬满了毛茸茸的苔藓,蒿草高过了墙头,枝叶繁盛,遮蔽了庄院的生机,矮下去的村庄,则隐匿于草木之间,最终化为了土壤,村庄里残存的老井与断壁残垣已呈现出村庄的衰败。与其去村庄里寻找可以勾起回忆的事物,不如在记忆中寻找村庄。

父亲活着的时候,成天伺弄着几亩土地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那时回去看望父亲,总会被故乡的天空升起的那一片耀眼的朝霞感动:沉郁的,散漫的,悠然的,油画般深远静美。西边黛色的山峦宛转起柔和的山际线,越来越远地模糊和辽渺,枯树枝在天空和山峦之间构成一幅水墨

画。偶尔有一两只鸟飞过,四周很安静,这时候的乡村透着恬适,让我沉醉其中。伏尔泰说过:“能够享受平淡生活的人们才能真正领悟人生的真谛。”最真的感觉不属于漫无边际的未来,更不在追忆往事的过去,就在现在,就源于身边的平淡。

现在,我偶尔回到属于公公婆婆的乡村,看见老人正在新开垦的菜园里种植一畦畦的胡萝卜、小白菜、韭菜、红菜苔……山坡上成片的红薯地,桔子园,竹园,都是老人们的杰作。两位老人身体健康,尽力地种植出一些让人吃着放心的食物,以善待我们脆弱而有限的生命。

有人说,尘世是唯一的天堂,那么,乡村或许是通往我们心灵的天堂。我走在乡村的小径边,感觉有霜露的清晨是如此的丰饶。我喜欢推开门,就可入眼的广袤的原野与大地。还有这弯弯曲曲的乡间小径,路两边是刚刚收割后的稻茬,大地像一位成熟的母亲,奉献了一季的收成。成堆的草垛子整齐地码放在田埂上,不时有麻雀和鸟们扑着翅膀,俯身冲下来,寻觅食物,还

有那些散养的鸡们、鸭们,在空旷的稻田里嬉戏,啄食。菜园里有绿油油的小白菜,萝卜菜,红红的辣椒。青绿,火红,是这个季节最和谐的色彩。

风在这时是宜人的,吹在脸上,如同儿时母亲温柔的抚摸,风带着熟悉的乡村味道,大豆的味道,浸润在浓浓的豆香里,在村庄上空飘散,这样的味道浓厚绵远,让人回味不已。

恰是秋末初冬的时节,到处是荒草连天的景象,天地,广阔出一片苍凉,晚熟的红薯还卧在萧瑟的田野中。当我一次次路过村庄的时候,炊烟、草垛、山坡、沟壑、野草及粮食,还有在村庄里繁衍生息的生灵,一点点在我眼前呈现。

房前屋后坍塌的半截老墙是村庄存在过的印迹,这是村庄正在消失的标志。高大的瓦房,院墙,刷着红色大字标语的土墙正一点点垮塌,散落一地的椽子……眼前的村庄消失在它曾扎根的土地上,被一茬又一茬的植物掩盖着,或许是大地用自己的方式对逝去的村庄隆重祭祀。

(作者单位: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)

街头吆喝声

十多年前的咸宁温泉没有现在这么大,也没有那么多的人,更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声。来个叫卖的吆喝,半条街的人都能听见。

“磨剪子噢! 铲——菜——刀!”

听见楼外街头有人用京剧调子大声吆喝,我脑海中马上便会闪出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磨刀人与地下党李玉和接头的场面,连忙开窗探头张望。吆喝的声音粗犷洪亮,由远而近的传来。再一听,他又变成了咸宁话“磨剪刀呀铲菜刀”,话音节奏也明显加快。只见这个中年男子汉蓝色中山衣,右肩扛着一个长条木板椅子,椅子上一头是磨头石,一头是磨刀工具箱。他边走边吆喝着,时而抬头向两边的楼房张望,时而向前探望,走走停停,双眼露出企盼的眼光。

此人不愧是老匠人,先是用大家熟悉的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磨刀人的声调来吸引人,再

用本地语调来证实自己是名手艺人,吆喝声中坦露出浓厚的乡情和以诚卖艺的心声。

望着远去的背影,叫卖声也渐渐小了。

我正准备转身关窗的,忽然又听见叫卖:“卖鸡蛋呀,农村自家鸡生的土鸡蛋呀! 看得中就来买呀!”一名农妇挑着一担篮子的鸡蛋,边喊边走进院子。农妇的吆喝声音甜润清亮。我索性开门下楼去。“这位大哥,买一点土鸡蛋吧?”她见我走过来连忙问,我摇摇头。她见我没有购买的意向,也就不再叫卖了。这时,院子那边三个老婆婆被吆喝声吸引了过来。她们围着装鸡蛋的篮子挑选着,有的手拿鸡蛋对着阳光照看,有的拿在手上摇摇。“喂,是土鸡蛋!”“来,拿袋子来装,买一点!”她们一人买一袋子,付完钱。农妇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:“要是好吃,我下回再挑来卖啊。”“好啊,只要是土鸡蛋我们就

买!”三名老太婆异口同声地说。

我站在旁边,看着她们满意的的样子也笑了。

如今的温泉城变大了,人也变多了,每天是车水马龙的喧闹声。

我又一次听见街头叫卖的吆喝声。“收旧电器呀,收购旧冰箱、旧电视、旧洗衣机。”吆喝声伴着轻音乐在夹杂在喧闹声中。走近只见一名中年男子穿着汗衫,头戴遮阳帽,骑着三轮车,嘴上抽着香烟,原来是车头上的小喇叭,在不停地播放着语音吆喝声。而他却坐在电动三轮车上,注视着过往的行人,希望有个回应。

时代变了,语音吆喝取代了嗓子吆喝,但它失去了亲近的乡韵,淡薄了诚信的味道。岁月流逝,我依然在温泉街头寻找那的磨刀人粗犷的吆喝声,寻找那农妇甜润的叫卖声,寻找那充满真情的乡音……

(作者地址:咸宁市工行)



冬日的精彩

有的人喜欢生机勃勃的春天,有的人喜欢绿意盎然的夏天,有的人喜欢硕果累累的秋天,而寒风刺骨的冬天却鲜有人喜欢。冬天,是一个让人畏惧的季节,可也是一个让人敬重、值得歌颂的季节。

一粒种子从春的播种,经夏的生长,到秋的收获,进入冬的蕴藏,演绎着生命的轮回与重生。

生命万物,四季更替,季季有景致,年年有收获。春的孕、夏的盛、秋的丰、冬的静,四季之中,冬似乎更具内涵和修养。冬是一种包容,包容的是萧瑟与枯黄;冬更是一种蕴藏,蕴藏的是生机与活力。没有冬天那一场丰腴的雪,哪有春天的万物生长? 无冬的历练,来年的绿还那么葱郁吗? 来年的红还那么艳丽吗? 来年的秋还那么丰硕吗? 冬,总是以朴实的音符,谱写着美妙的轻音乐,为来年新生命的产生积蓄能量。

冬是凌厉、严酷的,它拒绝浮躁、功利和张扬,坦然面对曾经的枯荣兴衰,承受着一切的喜怒哀乐。

惜福

每次回娘家吃饭,总是一大桌子美味佳肴供我们享用。然而,再多的菜,父亲的面前,总是有一钵剩菜,为这,多次遭弟弟的斥责:“又不是没菜吃,这剩菜吃多了没好处!”可父亲总是正色地说:“我吃一辈子了,也没看有什么不好的!”过后,父亲总爱对我们说,年轻的时候,缺粮少吃,现在东西太多了,又怕坏了浪费。

父亲今年六十有八,那一代人历经了时代的种种变迁,艰苦朴素已深刻在言行习惯里。记得小时候水用多了,母亲就会说浪费有罪,奶奶则用“将来到了阴间要坐水牢”来吓唬我们。穿衣着裳也总是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受父母的言传身教,我基本上做到了绝不浪费,但谈不上艰苦朴素,毕竟时代不一样了。

忘不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。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,几位好友相聚饺子店吃饺子,饺子端上来,男同胞每人20个,女同胞每人10个。3位男同胞吃得精光,3位女同胞除了我的盘子光了,另外两位女同胞,一位盘子剩了一个,另一位剩了两个。请客的好友笑说,看来只倪霞吃饱了,你

们俩都剩着,其实我知道你俩这是客气,这剩的是“看饺”。好友说时,却用赞许的眼光在看我。我笑说,我是怕浪费,她们留“看饺”也没错。

所谓“看饺”,是有来历的。过去在农村,因为穷得没肉吃,遇到红白喜事,其中就有一碗肉叫“看肉”,也就是端上来不能吃的,只为做好看用,有时一碗肉,要绕着村子撑好几次大事业的脸面。还有一种习俗,那就是到别人家里做客,特别是未进门的女婿或媳妇,到家里,主家煮了几个鸡蛋你吃,你是不能全部吃掉的,当你吃的时候,旁边一定有好几个孩子好几双渴望的眼睛,等着你碗里剩下的鸡蛋。这些往事,虽然我没有亲历过,但从母亲的口里知道了不少。

母亲曾经为我们讲过一件她和父亲的往事。那是父亲和母亲订婚后,父亲有次到母亲的家,外婆煮了一碗肉丝面给父亲吃,父亲毫不客气地吃空了,一旁盼望着的7岁的舅舅,看到锅里只剩一点残汤,气得吐了一口痰到锅里。父亲直到和母亲结婚后才听母亲说起,父亲乐呵呵地笑了,过后却是自责和反思。

冬天的谢幕不是冷淡的退却而是博大的包容。冬天,蕴藏着春华秋实。冬是短暂的歇息,世间万物露出本真的自然,一切都变得清晰、亲切起来,原野山川都坦荡着胸襟,无遮无掩,把自身风格还原,冷静地整理着一年的思絮,以自己的纯真、率直缩短着与万物的距离,鸣奏着空灵和谐的乐章。

冬是凝重的,严肃的,它催人冷静。让人在冷静的氛围里多些冷峻的思考,对未来多一些冷酷的忧患,让我们在扑朔迷离的人生征程中,迈出严冬的风姿,迈出与时代更为和谐的步履,使脚步更扎实,更稳健。

冬,凝结着人生的艰苦与甜蜜。冬,蕴涵着人生的感动和意义。雪莱说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 冬天来临,是一年中四季的结束,也预示着新的开始,这个开始将更精彩……

(作者单位:咸安区国税局)

倪霞

前些时从灵隐寺请得《李叔同说佛》一书,每日午休前翻读,内容都是李叔同出家后,在一些寺院讲学的篇章,加之他的学生丰子恺的配画,十分精致唯美。在“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”一文中,第一项便是“惜福”。文中说,人的福气是很薄的,若不爱惜,将这很薄的福享尽了,就要受莫大的痛苦,古人所说的“乐极生悲”就是这个意思啊! 即使有十分福气,也只好享受三分,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用……其中举的事例从穿衣饮食,到一粒米饭,一滴水,一片纸屑,都不可随意糟蹋,糟蹋会损福的劝诫。

时代不同了,我们没有了前人的缺衣少粮,孩子们不知“看肉”“看蛋”为何物,可地球所供养我们的某些东西,却在发生着比缺衣少粮更可怕的变化,我们是否可以在享受阳光雨露的同时,掠夺少一些,多留一些我们的子孙去耕耘去收获? 以福报荫护子孙后代!

借清朝刘文定公的句子,让我们同惜福: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……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红十字会)